

生命倫理與生命教育： 一個應用倫理學的通識教學實踐與反思

薛清江¹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晚近高等教育環境變化急遽，技職院校的發展目標都放在就業、產學合作、績效卓越上，大學教育的功能一直被限縮與窄化，其中的「生命教育」面向一直受到忽略。然而，大學極可能是學生們在進入社會之前最後一次認真思考生命議題的場域，而不斷面對升學考試的他們，對於生命該如何來面對作答，其實並未能得到適當的引導。本文擬從應用倫理學角度指出：生命倫理議題若能做適當的轉化與設計，在通識教學實踐上可以扮演一種生命教育的功能；它除了是一種當代生命倫理議題的知識討論外，更可能是「自我教化」的倫理實踐契機。

關鍵詞：生命倫理、生命教育、通識教育、技職院校、哲學類課程

¹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ajohnch@stust.edu.tw。



一、前言：生命該如何來作答？

對於不斷應付考試升學的技職院校學生而言，大學極有可能是他們最後一次認真思考生命問題的場域。姑且不論學生們怎麼看待學校的教育，他們都必須花四年留在大學中，廣義來說四年大學生活都是生命教育的「道場」。然而，誠如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所言，未經檢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渾渾噩噩地混四年跟有所自覺地過四年，就長期來看還是有所不同，前者的生命毫無長進，後者在適當的引導下還是有可能找到改變生命的契機，而綜觀大學的課程中，通識教育在這面向可以略盡微薄之力。

依筆者這一、兩年在通識課堂中對學生的觀察，不知是因為少子化的關係或是學生們受到父母過度的保護所致，筆者發現學生們對於自己的人生都沒太多想法，同時，讀大學這件事充滿許多不得已的苦衷，許多同學對於讀書這件事實在興趣缺缺，但又無法跳脫「大學學歷是求職的最低門檻」的社會價值觀與父母的期待。於是，愈來愈多的同學上課時兩眼困惑且要來不來，而就算待到教室中，整個心思也被網路、手機的虛擬世界所佔據。

臉上毫無溫度的表情、對生命與外在環境完全無感的眼神、奄奄一息的學習態度，在在都成為筆者通識教學上難以迴避的生命困境：是該以不變應萬變地繼續把課上完，還是要嘗試調整課程來因應學生的生命狀態？修課人數那麼地多，一門課再怎麼努力，究竟能夠影響多少人？就算筆者想調整，在現有的教學評鑑制度下，教師的生命能量處於一種耗弱的狀態，是否有足夠的心力來改變些什麼？

基於上述的困惑，本文主要嘗試從「生命倫理學」這門應用倫理學來探討其中的生命教育意涵，並以筆者經營多年的二門通識課程「哲學與人生」和「電影與道德推理」中的教學實踐來剖析。本文擬指出，「生命倫理學」這個面向在帶領學生們思索生命議題時，在適當的教學策略引導上，具有促進學生積極參與課程與反思自身生命處境的正向功能。

二、生命倫理與生命教育之間：一個知識與實踐的對話

在當代倫理學的研究中，生命倫理學（bioethics）屬於應用倫理學（applied ethics）的一支，關懷的主題除了涵蓋「醫學倫理學」（medical ethics）所討論的議題外，還包括由生物學和生命科學所引發攸關人類福利的道德、社會和政治問題。因此，要界定什麼是「生命倫理學」，是無法忽略它與應用倫理學理論的關連。

應用倫理學本身是個難以精確定義的學門，舉凡生命倫理、醫學倫理、商業倫理（business ethics）、專業倫理（professional ethics）、戰爭倫理（the ethics of war）等等，都可歸在這個學門之下。相較於傳統倫理學對「理論」的重視（如：提出指導行為的倫理原則），應用倫理學則對「實踐」的議題和爭議投注更多的心力。



當然，這並不是說傳統倫理學不重視「實踐」，或者應用倫理學不管「理論」，而是各自著重的焦點不同。

針對這點，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曾指出，將倫理思維運用到特定議題或實踐關懷領域上，正好對照出規範倫理學理論的抽象性。這是因為最近二十年以來，應用倫理學的蓬勃發展，使得我們很難用一種系統的方式來涵蓋這些新興領域。²德沃肯曾指出在應用倫理學的研究中，理論與實踐可能具有兩種連結的方法。他說道：「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連結，有二種方法或方向。此連結可以由外而內：可以由有關人性、語言、思想結構，或一切其他特質之第一原則的普遍假設，先建立起有關正義、個人倫理、憲法詮釋的一般理論，然後再嘗試將這些一般性的理論應用到具體的問題上。或者，我們可以由反方向來進行，從內而外；這就是我的企圖。由一個實踐的問題著手，譬如法律應否允許墮胎或安樂死，再問在這樣的境遇中，要解決這些實際的問題，我們會遇上哪些一般性的哲學或理論議題。」³

可知，為因應層出不窮的倫理問題，應用倫理學家們已意識道德規範、權利和倫理原則的限制而尋找自己的解決方式。作為應用倫理學的支派，生命倫理學無疑地也具備上述的特性。和其他應用倫理學的支派相較之下，當代生命倫理學最大的特色在於它所面對的道德問題大多是因生物科技的進步而衍生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下列幾種：生命開始和結束時的救生技術(lifesaving technology)、延長壽命的技術(lifeenhancing technology)、生育的技術(reproductive technology)和複製技術(cloning technology)。⁴由於這些技術牽涉到的道德、社會、政治和經濟層面甚廣，因此，生命倫理學除了包括醫學倫理討論的主題外，還處理因生物和醫學科技發達很帶來的問題，諸如醫療照護資源分配、安樂死、醫師協助自殺(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代理孕母(surrogate motherhood)、醫生和病人的關係(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等等，其中所涉及的「人的定義」、「生命的價值」、「生命的品質」、「生命的尊嚴」、「專業倫理」等道德、政治和經濟層面的討論。⁵就此而言，生命倫理學可說是應用倫理學中成長最快的一個領域，並在倫理學界形成一股研究與討論的風潮。依筆者閱讀檢索所及，關於生命倫理的專書及論文選輯，至少有底下幾本：

(一) Helga Kuhse and Peter Singer ed., *A Companion to Bioethics*, USA :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二) Louis P. Pojman ed., *Life and Death—A Reader in Moral Problems*. Wadsworth Publishing; 2edition, 1999.

(三) John Harris ed., *Bioeth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² Singer Peter ed, *A Companion to Bioethics* (USA :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³ 德沃金，生命的自主權——墮胎、安樂死與個人自由（台北：商周出版，2002），頁 34-35。

⁴ 同註 2。

⁵ Harris, John(ed.) , *Bioethic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Ellen Frankel Paul, Fred D. Miller, Jr., Jeffrey Paul ed., *Bioeth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四) Mark G. Kuczewski and Ronald Polansky ed., *Bioethics—Ancient Themes in Contemporary Issu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2.

Tom L. Beauchamp e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Bioethics*, Belmont, CA: Wadsworth--Thompson Learning, 2003.

因為生物科技的發展所帶來的衝擊，當代的生命倫理學所要面對的倫理價值問題顯然要比傳統倫理學和其他應用倫理學支派還要來得多且複雜。例如：談到「人的價值」，但對於什麼是「人」，生命倫理學家們依然爭議不休。其他像「死亡」、「傷害」等等概念，也都有重新檢視的必要。(Veatch, 2003) 彼得·辛格 (Peter Singer) 所編的 *A Companion to Bioethics* 一書收錄的選文，幾乎已涵蓋了生命倫理學關懷的主題：

- (一) 出生之前與胚胎 (embryos, 人受胎二個月內者) 和胎兒 (fetuses, 人受胎後三個月之後者) 相關議題：人的特質 (personhood)、墮胎、母體與胎兒的衝突等議題。
- (二) 生產的議題：人口、輔助生育、產前篩選、性別選擇和複製的議題。
- (三) 新式的遺傳學：基因治療、標繪人類基本、創造新的生命形式、基因篩選與建議。
- (四) 生與死的議題：生命終點時的醫療決定、嚴重畸型新生兒、腦死和植物人狀態、自願安樂死、自殺和醫生協助自殺、滑坡論證。
- (五) 資源的整合：病患的選擇、醫療資源的區別。
- (六) 器官捐贈：器官移植的問題。
- (七) 愛滋病：個人與公共的利益、開發中世界的倫理議題。
- (八) 以人類為對象的實驗之相關議題。
- (九) 以動物為對象的實驗之相關議題。
- (十) 醫護照料中的倫理議題。

若再對照當代生命倫理學家約翰·哈理斯 (John Harris) 所編的 *Bioethics* 一書，其實可以看出兩書議題的重疊性：

- (一) 生命的開始 (Beginnings of Life)；
- (二) 生命的結束 (End of Life)；
- (三) 生命的價值 (The Value of Life)；
- (四) 稀有資源和生命品質的分配 (Allocation of Scarce Resources and Quality of Life)；
- (五) 下一代 (Future Generations)；
- (六) 專業倫理 (Professional Ethics)。



這六大部份幾乎已囊括所有生命倫理學研究的主題。哈理斯在該書〈導言〉曾指出，生命倫理學有兩個主要的根源，分別是「傳統的醫學倫理」(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和「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⁶而在哈理斯的倫理學中，這兩個根源向來就是他關懷的重點。一方面，他探討的對象為當代醫療和生物科技中所引發的倫理困境；另一方面，他則深信生命倫理的研究有助於解決這些困境。從早期《生命的價值》(*The Value of Life—An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Ethics*) (Harris, 1985)和收錄在辛格所編《應用倫理學》一書中〈生存的彩票〉(‘*The Survival Lottery*’) (Singer ed., 1986)一文，到之後許多關於基因複製的專書(例如：*Clones Genes and Immortality*) (Harris, 1998)或生物科技的討論(例如：*Wonderwoman & Superman: Ethics & Human Bioethnology*) (Harris, 1992)，這樣的立場處處可見。

從生命教育的角度來看，生命倫理學所談的這些應用倫理學知識的討論相當地學術性與專業，對於不具備哲學背景或倫理學思辨訓練的科大學生而言，似乎是個難以親近的課題。的確，大多數的同學在缺乏問題性和知識背景不足的情況，常常是帶著「事不關己」的冷漠心態進入教室，而教學者若未能將所欲傳授的知識與學習者的生活幸福與生命經驗間的關連、切身性強調出來，整個教學活動就會停留在一種單向的知識傳授，而整個「生命教育」的教授常常流於表面與形式，無法有更深刻的內在反思。以筆者實際的教學經驗來說，生命教育最大的問題在於找不到可以跟同學生命經驗或關懷接榫的「切入點」，個人覺得值得討論的重要議題同學們則是興趣缺缺，而真的問他們究竟哪些問題是他們感興趣的，則常是無言以對！隨著自己年齡增長，這樣的世代落差更大。而為了不讓自己的課程變成獨白式的講授，筆者發現「生命倫理學」中有許多的議題當來作為與學生們對話的「平臺」，在適當的轉化與引導之下，反而可以成為一項能打動學生參與討論生命議題的契機。

三、課程的實踐與反思：以「電影與道德推理」和「哲學與人生」兩門課為例

(一)「電影與道德推理」中生命倫理議題的開發與融入

「電影與道德推理」這門課是筆者近幾年來花費極大心力經營的一門課。早在 96 學年度開始申請教育部顧問室的「優質通識教育課程計畫」時，便已開始構思，一直至 104 學年的 12 月才完整將本課程教材完成。課程內容架構如表一(薛清江，2015)

表一：「電影與道德推理」課程最後架構表

倫理兩難專題	學生生命經驗設想
1、導論：電影敘事融入倫理教學的嘗試	【自處/涉及】 • 為什麼要讀大學的困惑？ • 缺乏對虛擬世界的霸權的反制力
2、讀大學的兩難	
3、虛擬與真實切換的兩難	

⁶ Harris, John(ed.), *Bioethic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



4、愛情中的兩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不知如何和異性相處與良性互動 【處人/與他人互動】 • 過度在乎他人的回應而無法探索內在的自我 • 低估生命的複雜性而缺乏同理心 • 習慣認命地接受現有的一切，找不到任何跳脫的勇氣與能量 • 學習與做事態度不佳，難以適應職場上的要求
5、友愛中的兩難	
6、祕密中的兩難	
7、文化體制中的兩難	
8、職場上的兩難	

上面呈現的是整個課程的最後架構，中間歷經了 7 年的不斷調整。與下述表二的原先的課程構想相對照之下，可以發現筆者保留了某些專題，而大多數的專題則參考學生的意見反應而重新調整，好讓整個課程在實際教學中可以更順暢些。

表二：「電影與道德推理」課程原始架構表

「電影與道德推理」內容架構：	
理論	一、導論——以「道德困境」敘事為核心的道德推理
	二、沒有人能自外於道德問題——從日常生活困境和地球暖化談起
	三、文化與道德——以日本青少年次文化為核心
	四、從電影「搶救雷恩大兵」來看傳統倫理學
應用	五、醫病關係中的倫理省思——以麥克·克萊頓作品為例
	六、專業倫理中的價值抉擇——約翰·葛里森的法律驚悚電影世界
	七、人性抉擇與道德運氣——從史蒂芬金《桃樂絲秘密》來談道德限制

值得一提的是，基於職場的兩難議題跟同學們的切身性較高，表二中「醫病關係中的倫理省思——以麥克·克萊頓作品為例」這個專題替換為「職場中的兩難」。然而，隨著現代科技的發達，筆者發現該專題中所涉及的諸多生命倫理議題仍有再轉化或開發的教學價值，不管是作為分組討論活動的議題，或是與本課程原有的議題結合討論，皆能喚醒並提升同學們參與對話的意願。

舉例來說，當代生命倫理學家哈里斯（John Harris）的一篇談到器官移植的文章，就非常適合用來闡釋科技與倫理的關連，它同時也是許多生物科技電影中常會涉及的倫理議題。

這篇文章名為〈生存的樂透彩〉(Survival Lottery)，裡頭丟出了下述的難題：在器官移植技術已經不是問題的前提之下，有 Y 和 Z 兩位病患，Y 需要一顆心臟，Z 則需要肺。兩人一直等不到捐贈者，而各醫院的庫存中也找不到任何可供移植的器官，看來他們只能慢慢等死，而醫生也束手無策。但這兩個人不甘



心這樣死去，他們建議醫生，只要有一個人犧牲的話，就可以救活兩個人，為什麼醫生不做呢？Y 和 Z 當然知道那個犧牲者很無辜，但 Y 和 Z 又何嘗不是很無辜，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得到這樣的重病。醫生直覺上就拒絕這種提議，因為他不能殺害一位無辜的路人。而一般倫理學家也有許多理由反駁這種怪異的想法。Y 和 Z 後來又想出一個辦法：他們建議每個人都分配到一種像樂透彩的號碼，當出現器官移植找不到器官的情況下，就由電腦抽出一位適合的捐贈者，這樣就可以救活更多人。只要這個系統夠公平，而且每個人都有可能得到重病，這樣不是能造福更多的人？對這樣的主張，我能該如何拒絕它呢？如果我們剛好是 Y 或 Z，甚至是被電腦抽中要當捐贈者的那個人，我該贊成還是反對？如果我是旁觀的第三者，我又該持什麼樣的立場？

哈理斯所舉的情境，看似虛擬，但隨著科技的發達，卻真實地發生在當代社會之中。隨著電腦的發明，人類進入數位化的時代，之後更因網際網路的出現，人與人之間的除了眼見為真的世界，還有一個虛擬的網路世界。半導體產業之後，更有奈米科技、基因生物科技等等，以往只能在科幻小說電影看到的情節卻逼進我們的日常生活。上述描述的器官移植的問題裡，有著電腦科技（抽籤）、生物科技（器官的摘除與培養）等因素，我們甚至可以懷疑：電腦有沒有可能出錯？我們能不能製造出一位複製人，再從中摘除我們要的器官？若沒有這些相關科技的問世，諸如此類的問題是不可能出現的。

基於上述的考量，筆者在談到「虛擬與真實切換的兩難」（參見表一）中，便認真思考如何將現代科技對生命倫理衝擊的相關議題加入，特別是人與機器互動的倫理反思。就 104 上的實際上課操作來說，由於討論的議題跟他們每天接觸的手機有關，特別是手機中的社交機器人(social robot)與虛擬經驗的擬真性，同學們大致都能專注的討論，並有一組同學在期末分組專題報告上更以一部有關機器人的科幻電影「人造意識」(EX Machina)為主題來分享他們的學習成果，並獲得老師和同學們的熱烈迴響。有了這次的成功教學經驗，讓筆者重新檢視生命倫理議題融入課程的可能性，而適度結合美國影集「急診室的春天」(ER)、「怪醫豪斯」(House)等多媒體來設計可以融入的課程中的相關專題，則是再來值得嘗試的進路。⁷

(二) 「哲學與人生」中生死議題的分組討論的交流對話

本課程的教學目標為：從科技大學學生可能面對的人生問題出發，不只是單純哲學學科知識的介紹，而在於拉近哲學和人生問題的距離。個人以為，在人生所可能面臨的問題中，哲學這門古老的學問仍能發揮「指點」人生的功能，並開拓學生的人生視野。依此，本課程專題架構如表三(薛清江，2013)：

⁷ Jacoby, Henry(ed.), *House and Philosophy*,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09)



表三：「哲學與人生」課程架構表

課程專題	學生可能面對的人生問題
1、導論：人生、繞路與哲學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對自己認識不清 • 生活沒有目標 • 人云亦云毫無主見 • 未曾思索過生命的意義
2、哲學是什麼？	
3、認識你自己	
4、洞悉生命的無常與死亡	
5、為什麼要遵守法律規則？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對外在環境的現實感不足 • 只想待在舒適圈中而不願面對現實挑戰 • 缺乏責任感，對於自己的人生故事沒有任何想像
6、誰在控制我們？	
7、藝術與人生	
8、宗教與人生	

進入科大通識教育中心任教至今，「哲學與人生」一直是筆者教學生涯中未曾間斷開設的課程。在這段長達十二年的過程中，筆者不斷改進該課程，除了嘗試各種教學的可能外，也累積了相當不錯的成果。這段期間，筆者寫出了《哲學與人生：人生、繞路與哲學》通識專書，也為「台灣通識網」錄製了數位課程，之後更支援南臺校內的「開放式課程」(OCW)和「遠距課程」。原本以為花如此鉅大心力規畫的這門課，大概可以讓個人高枕無憂地教書。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這一學年來發現這份教學內容在學生低迷不振的學習氛圍裡幾乎快伸展不開來，而這種「低氣壓」壟罩的頻率愈高，讓筆者不禁地重新思索突圍之道。

實際授課過程簡述如下。在紮實的教科書內容基礎上，依各週的進度來授課。為了激發學生們的學習意願，筆者費盡心思來製作投影片與尋到適用展示複雜哲學概念的多媒體影片，舉凡相關電影、影集、日劇、繪本、動畫，並不斷在上課時觀察學生們的接受度。由於學生們普遍缺乏哲學訓練與相關的人文素養，一般在期中考之前常常看不到什麼起色或改變，但只要在期中考後開始進行分組討論和期末分組專題製作後，便開始看到比較多的學生願意投入與參與，而筆者也明顯的感受到教學的阻力有顯著的降低。前述曾提到，這一年來則發現期中之後，整個教學阻力仍很高，而同學無心參與課程的渙散程度也超乎筆者所能因應。

就上課的情況來說，除了前面一、兩排學生能專注抬頭聽講外，後面的同學幾乎快一面倒地偷偷使用手機。就算筆者不斷的約束提醒，同學還是無法自制地低頭滑手機；而在教課時又要同時當起風紀股長，整個上課情緒和節奏都被打亂了。幾經思考後發現：如果學生們已經無法上課聽講，那麼我講得口沫橫飛又有什麼用？除了假裝沒有看見外，是否是有什麼辦法可稍微阻斷學生的手機使用？



在初步檢索閱讀了一些相關研究後，發現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家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對數位科技的衝擊之分析相當有啟發性：⁸

當你生活的一部份是在虛擬空間中度過時---可能是在社交類遊戲《第二人生》中，在現實與虛擬之間就建立起了一種複雜糾結的關係。在遊戲中，我們將以某個虛擬化身示人，卻將真實的自我完全展露。在 Facebook 這樣的社交網站中，我們貌似以真實身份出現，而實際上卻常常在簡介中把自己美化包裝成另外的人---我們想要成為的那個人。現實和虛擬的界線變得模糊。(特克，2015：164)

有時候，人們通過把電話貼在耳朵上來暗示他們不在場，但是這種情景經常以更加微妙的方式發生---在宴會或會議期間，人們可能都在低頭看手機。「場所」原本包括現實環境和其中的人。但如果人們身體在場，而注意力卻在別處，那麼這個場是什麼呢？(特克，2015：167)

特克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人在擁抱數位科技的當下並未意識到它讓個人變成一種「半機器人」且過著虛實不分的「混合人生」。這樣的分析同樣也適用於課堂上的學生。課堂書桌上只見手機和充電器，如果有帶書來的話，通常也是掩飾手機的道具而已，大多數人的身體簽到出席，整個注意力卻在別處。而套用特克的說法，當教室這個場所中的人注意力都在智慧型手機建構出的虛擬世界時，教室這個場所的意義何在？而必須待在此場所善盡職責的教師又該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呢？為了因應這樣的處境，特克在 *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Digital Age* 中重申「對話」的重要性，當一個人得跟他人對話時，注意力必須從他處拉回，同時也必須面對面地回應他人的提問。⁹

特克的觀點提醒了筆者，「對話」一直是哲學這學門的長項，早在蘇格拉底時代對話的方式曾是哲學思辨進行的形式。然而，對於原本就不擅長開口說話且萬事不關心的同學而言，該跟他們談些什麼？筆者嘗試著先從期末專題分組報告中來尋找對話的切入點。

期末分組專題的規畫是這樣的：限定每組五個人以內，針對課本各章的專題選擇一個報告方向，授課教師再針對選定的方式提供補充資料或多媒體。經過三至四週的討論，同學們在學期結束前的二至三週上台報告，以 PPT 形式呈現，報告時間限定在 15 至 20 分鐘以內。報告評分參考依據：報告的主題明確性、架構完整性、能不能用自己的話來條例整理投影片、組員的參與度、報告的流暢度。

⁸ 特克 (Sherry Turkle)，群體性孤獨：為什麼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


⁹ Turkle, Sherry, *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5).



在給同學們分組選擇報告方向時，筆者會先用兩節課的時間來簡介報告的方向。由於同學們不擅長做抽象的哲學思考，為了提升他們的參與度，在大方向確定後會跟他們討論要用什麼樣的題材來探討該主題，同時也希望他們練習如何來「大題小作」與「針對問題意識展開討論」。具體操作過程如表四所示：

表四：分組報告討論單

【第四次平時作業】「哲學與人生」期末報告討論表(企三乙) (報告日期：)
(討論兩次未到，會被本組剔除)



	姓名	系級	學號	電話或 email	✓ 討論出席
我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組員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組員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組員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組員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一、我們這組期末專題報告所要選的主題方向為？(參見《哲學與人生》一書目錄)

二、在選了主題之後，本組所欲觀看或閱讀的文本為？(請在老師提供的電影、哲學參考書、小說、其他參考多體中擇一來報告，並在看完後形你一個你們所要探討的議題)該文本中哪個議題是你們要探討的？

三、針對上述的衝突點，本組要如何來呈現？請說明你們的架構、分工，以及你在報告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實際進行分組與選擇主題時，相較於前幾學年，筆者發現一個特殊的現象：這學年選「生命的無常與死亡」這個專題的組別偏多，如果以一班 55 人 11 組來說，大致有 8 組選擇生命相關主題，不同於之前的平均分散情況。或許是同學們愈來愈不熟悉其他主題，也可能是生命相關的議題比較接近他們的生命經驗，但至少就分組討論進行時的互動情況來說，筆者發現同學們願意參與討論的意願普遍提高，而在討論進行時要在一定的時間討論出問題意識、報告架構和任務分派，相對地滑手機的情況有所改善。

綜觀 104 整個學年的上課狀況，扣緊「生命的無常與死亡」所展開的討論課反而是上起來互動性比較好的部份，這提醒了筆者若能再以此來延伸，並嘗試加入更多的「生命倫理」課題，說不定是個值得深化的方向。例如：在分組討論中，仍然有同學不為所動地且面無表情地繼續滑手機玩遊戲，不論你怎麼跟他聊，他就是一副「我就是這樣過大學生活，老師你別想改變我什麼」的「難以教化」處境。究竟這些同學歷經了什麼樣的成長經驗讓他們把自己封閉



起來而不想學習？無法自制地滑手機背後，他們的生命價值抉擇出現了什麼樣問題？當一位同學無法保持專注聽課，他們的現實人生究竟出現什麼樣困境？是一味地逃避現實中的一切，還是拿自己的情感與欲望沒輒？諸如此類的延伸問題，其實都跟他們如何看待「生命」這件事有關，或許透過「生命倫理」議題的討論，能夠啟動自我反思的可能，甚至帶來一些「自我教化」的轉變。

四、結論與討論

在「前言」中，筆者曾指出技職院校通識教學最大的困境在於，教師不知如何回應學生們對學習的無感，而這種無感的背後其實牽涉到他們的生命處境：在大學生活中找不到價值與意義、在課堂學習中找不到對抗不去滑手機的決心與意志、在現實生活裡只想活在玩遊戲或社群交友的「舒適圈」而抗拒任何改變的挑戰，因此，筆者在課堂發現愈來愈多同學出現一種「難以教化」消極狀態，擺明了就是「我有出席點名，你一定要給我學分好拿到大學學歷」的頑固狀態。

面對此種情境，曾有前輩以「佛渡有緣人」來告誡筆者，能教的盡量教，不能教的就看開些。但這種自我調適方式在教學現場常常會「破功」：一旦有緣人愈來愈少時，佛陀該怎麼辦？當整個知識教授都無法傳遞到學生身上時，那麼哲學類通識課還以上些什麼？本文嘗試從「電影與道德推理」、「哲學與人生」這兩門課的實際上課過程來指出，生命倫理的議題的討論本身具備一種生命教育的功能，透過一種倫理思辨和對話的方式來帶入既有的課程中，除了能吸引比較多同學參與外，更可帶給學生一些內在的啟發。

最後，筆者必須承認，從生命倫理來進行生命教育固然是個可行的進路，但本文只能從教師端鬆動學生對課程無感與抗拒學習，似乎無法明確地從學生端來評估它的實際成效。同時，完全教不動的學生也有一定的比例，這些同學表面上配合，實則只是虛假地應付課堂的要求。而如何在「可教」與「不可教」的情境中找到合適可行的教學策略，或許是自己教學生命中無法迴避的課題。



參考書目

- 特克 (Sherry Turkle), (周達、劉菁荊譯), (2015), 《群體性孤獨：為什麼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德沃金 (2002), 《生命的自主權——墮胎、安樂死與個人自由》，台北：商周出版。
- 薛清江(2013), 《哲學與人生：人生、繞路與哲學》，高雄：麗文出版社。
- 薛清江(2015), 《電影與道德推理：兩難困境的抉擇與出路》，高雄：麗文出版社。
- Harris, John(ed.)(2001), "Bioeth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coby, Henry(ed.) (2009) , "House and Philosophy", New Jersey : John Wiley & Sons.
- Pojman, Louis P. ed.,(1999) "Life and Death—A Reader in Moral Problems", Wadsworth Publishing, 2edition.
- Singer, Peter ed.(1998), "A Companion to Bioethics", USA : Blackwell Publishers.
- Turkle, Sherry (2015). "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 ", New York: Penguin Press.



Bioethics and Life Education: A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f Applied Ethics in General Education

Ching-Chiang Hsueh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Taiwan aim at students' employability 、 the excellence of KPI 、 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 and the dimensions about life education are ignored. But University maybe the last field of thinking life's meaning. Our students only know how to pass examinations, they don't know how to answer the query of life. The article try to point out through applied ethics, if we can transform and design the issues of Bioethics, the general education will display the function of life education. The relative courses not only a kind of teaching about the ethical knowledge, but also open a chance to self-cultivation.

Keyword: bioethics, life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philosophical courses

